

艺术观察

上饶版画：印记初心 版绘新篇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 文/图

“初心印记——上饶版画与文献研究展”，前不久在江西师范大学美术馆首展后，近日巡展至鹰潭市美术馆。此展由上饶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等单位主办，展出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上饶籍和寓居上饶的著名版画家代表作100多件，这些作品均为上饶美术馆的馆藏。此展同时系统梳理并展出了上饶版画发展乃至在中国版画史上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名人信札、图书图片等文献。

上饶现代美术活动的兴起，山东潍县（现潍坊市寒亭区）人张眺（又名耶林）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张眺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简称“杭州艺专”）首批研究生、左翼美术家联盟发起人之一，也是进步团体“一八艺社”的主要成员。1932年12月，瑞金中央苏区将其从上海调来江西工作，任闽浙赣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他在上饶列宁师范学校亲自教授图画课，培育了许多美术人才，同时创作了许多红色题材的版画、漫画作品。至1935年初被捕，他在上饶时间虽然短暂，却为当地美术事业发展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从上饶走出去的汪占非，与同为江西老乡的杨遵生，均为“一八艺社”的骨干，是我国早期投身新兴木刻运动的版画艺术家。他们与胡一川等人于1932年创立北平木刻研究会，为北平左翼美术家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杭州艺专西迁，途径上饶，部分艺术家留下来从事版画创作与抗战宣传。抗战时期，上饶作为东南抗战中心，云集包括杭州艺专师生在内的全国各地抗战艺术家，比如徐甫堡、郑野夫、邵克萍、卢鸿基、罗工柳、荒烟、张乐平、朱鸣岗、麦非、章西厓，以及当年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后成功越狱的赖少其，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救亡运动的版画作品，倡导漫画（漫画和木刻）合作、创办《版画专刊》《版画艺术》等抗战刊物，成立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东南分会，在抗战宣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饶，既孕育了新兴木刻的骨干，抗战时期又汇聚全国众多版画家，成为东南地区艺术家以木刻投身救亡运动的核心阵地，在中国新兴木刻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上饶版画接续文脉、薪火相传，版画创作蓬勃发展，涌现出了吴俊发、黄永勇、苏烈烈、江克安、温祖望等一大批知名版画家，他们有百余件作品参加全国美展、全国版展等全国性重要展览，多人获“鲁迅版画奖”。尤其可贵的是，上饶的吹塑版画丰富了版画的种类，在国内外影响广泛，成为中小学版画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本次展览按照年代顺序分为4个板块：“峥嵘岁月”，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至抗战时期，上饶籍和寓居上饶版画家们创作的反映抗日救亡运动的版画作品；“日新月异”，新中国成立后，上饶版画家们紧扣时代脉搏，创作的反映祖国日新月异面貌的版画作品；“改革潮涌”，改革开放后，上饶一批优秀版画家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版画佳作；“时代新篇”，进入21世纪，上饶版画家创作的

讴歌新时代的版画力作。

艺术随时代。不同时期的作品，均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抗战时期的版画作品，多为小幅黑白木刻。新中国成立后，版画载体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除了传统的黑白木刻画外，还有吹塑版画、铜版画、石版画、丝网版画等。不同版种具有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法，如木版画的刀味与木味，铜版画的细腻线条与丰富层次，吹塑版画的斑驳肌理等。展厅内，定格抗战烽火的黑白木刻画质朴沉郁，描绘时代新貌的多彩版画明艳生动，二者交相辉映，形成鲜明而生动的艺术对比，也使观众感受到上饶版画清晰的发展脉络及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省美协版画艺委会主任程国亮说，从新兴木刻运动的萌芽，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嬗变；从老一辈版画家的初心坚守，到中青年艺术家的创新突破，上饶版画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版画种类、艺术风貌与学术传统，为中国版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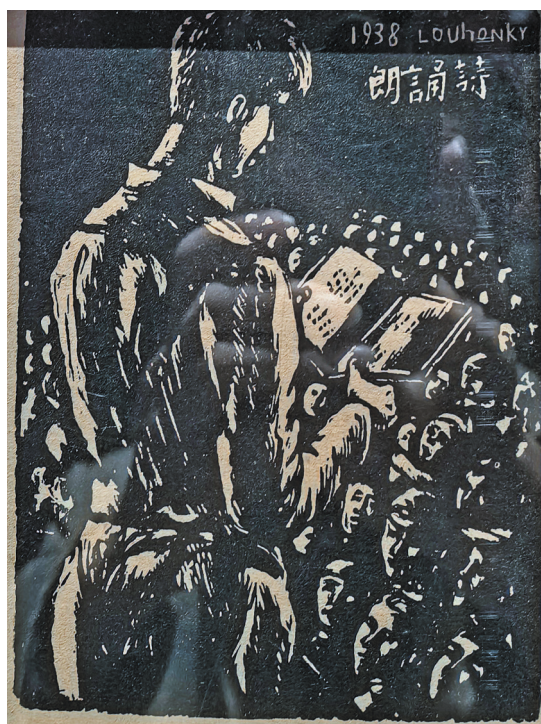
木刻套色《烧灰肥》邵克萍作



木刻油套《腊月》江克安作



丝绢版画《假日牧趣之一》徐鸣清作



黑白木刻《朗诵诗》卢鸿基作



木刻油套《骨肉情深》温祖望作



吹塑版画《春雪》于建华作



图1：清代恽寿平《樱桃图》

丹青夏果韵悠长

□ 周小丽

立夏风暖，万物竞秀。南风拂过林野，樱桃凝丹、青梅含酸、桑葚染紫、枇杷缀金……历代画家将草木清欢、时令夏果绘入卷册，跨越岁月长河，仿佛至今留香。

“四月江南黄鸟肥，樱桃满市染朝晖。”上海博物馆藏清代恽寿平《樱桃图》（图1），以他擅长的没骨画法，描绘出浅夏烂漫的风情。画家摒弃墨线勾勒，纯以色彩晕染，笔致清逸秀润，设色淡雅明丽。点点樱桃圆润饱满，丹红缀于青枝，深浅晕染间自带水润光泽，鲜妍无艳俗之气。恽寿平以极简笔墨，在方寸画卷间定格樱桃垂枝的鲜活景致。在古代，樱桃既是宗庙荐果，也是文人雅食。立夏尝樱，是迎夏的仪式，也有惜春的情思。唐朝兴起樱桃宴，新科进士金榜题名樱桃丰收，学子们凑钱合办宴席，联络情谊、结交公卿。唐玄宗曾主持御苑樱桃宴，让群臣“口摘”添趣。这一风俗延续至明清，沉淀出独属于初夏的古典浪漫。

“杏子乍青桑葚紫，家家树上有黄童。”孟夏桑柘浓，紫葚垂枝，是江南乡野质朴的风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桑果山鸟图》（图2），为南宋院体花鸟小品佳作。画面尺幅小巧，绢本设色温润，一截桑枝斜出，枝叶繁茂，紫黑桑葚饱满透亮；一只山鸟栖于枝头，口衔鲜果，动静相生，妙趣盎然。宋人师法自然，写实入微，以朴素笔墨还原林间实景，辅展悠然自在的立夏山野图景。桑葚酸甜多汁，藏着田园本味。相传西汉末年，刘秀落难时靠桑葚充饥脱困，后却误封椿树。“桑树救驾，椿树封王”的传说流传至今，为这种夏果增添了人文底色。

“寒初荣橘柚，夏首荐枇杷。”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南宋吴炳《枇杷绣羽图》（图3），集宋画工笔之大成。画面中枝干遒劲，阔叶层叠，浓淡墨色区分阴阳向背；枇杷圆润金黄，色泽温润；一只绣羽小鸟俏立枝间，凝神望果，动静相宜。画作构图疏密有致，设色清雅，笔墨细腻，完美定格枇杷成熟的盛景。枇杷又名卢橘、金丸，因叶形似琵琶得名。其润肺清燥、甘美适口，自古深受喜爱。传统文化中，枇杷象征丰收、富贵与长寿，满树金黄寓意“金玉满堂”，常被植于庭院，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图2：南宋佚名《桑果山鸟图》



图3：南宋吴炳《枇杷绣羽图》

文化随笔

古人诗咏劳动者

□ 钱续坤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我们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辉煌的成就。5月里，我们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循沿着古诗词的韵脚，去感受对劳动者的礼赞。

劳动是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和存在方式。《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有云：“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仅8个字，便高度概括了我国远古渔猎时代劳动人民的狩猎场面。先秦时代的一首《击壤歌》，对劳动者也有生动的描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劳动者的愿望极其简单，能够吃饱喝足就够了，并不羡慕锦衣玉食，也不贪图高官厚禄。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诗经》中的《伐檀》是一首描写伐木者的不朽诗篇。而唐代崔道融的诗《田上》，则描写了种田农民的辛苦：“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

反映农民辛劳的《悯农》更是家喻户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内容浅显而内涵深刻，告诫人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与当前我们崇尚的光盘行动，其精神内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如果说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描写的是农民挥汗如雨的劳动场景，那么，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呈现的则是一种闲情逸致的耕作场面。他在诗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那种悠然自得的情怀，那种返回自然的欣悦，那种躬耕体验的快乐，在诗中抒写得淋漓尽致。浓厚的田园生活气息好似扑面而来。

其实，文人墨客笔下所讴歌的劳动者并不仅限于农民，除了前述《伐檀》中的伐木者外，还有赞美冶炼者的，如李白的《秋浦歌》：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梅尧臣《陶者》所讴歌的对象是陶工：“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范仲淹的《江上渔者》，则将关注的对象聚焦在渔民身上：“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白居易对卖炭老人更是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样催人泪下的诗句，在古人诗词中不胜枚举。

“回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美闲逸，怅然吟式微。”“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一首首吟咏劳动的古诗词，让我们在诗意的文字里，领略了不同时代、不同行业劳动者的风采；同时，那些仿佛浸润着劳动者汗水、凝练了劳动魂魄的经典诗句，虽历经千百年，今天依然打动人心。